



时代的意志

《写真黄金一代——日本摄影大师五人展》展览现场

相较于欧美摄影文化的“晦涩”与“疏离”，我们对于日本摄影文化的认知便清晰了许多——一方面，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相邻，彼此间的文化交流相对密切，我们能够比较经常地观看到日本摄影师的优秀的摄影作品；另一方面，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传统中相近，我们也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感知日本摄影文化的内涵……

图 |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文 | 刘淼

昨日下午，《写真黄金一代——日本摄影大师五人展》在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开展——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的影响，这成为我最近观看的为数不多的展览之一。许是大家居家太久，许是人们对于5位日本摄影大师的期待，许是艺术集市勾引了人们的热情……来看展览的人很多，大家隔着口罩相互挥手成为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

展览呈现了细江英公、深濑昌久、

森山大道、荒木经惟和石内都这5位摄影大师的118件经典作品——细江英公的《蔷薇刑》《镰鼬》《拥抱》，森山大道的《猎人》《我眼中的世界》《下高井户的丝袜》，深濑昌久的“鸦”系列，荒木经惟的“感伤之旅”系列，石内都的《归来去（Moving away）》……虽然展览呈现的系列作品比较多，但却都不完整，例如，作为展览开始的《镰鼬》，它只展现了其中的11张作品。所以，我们并不能从这个展览中观看到每个具体作品的状态，只能将其看作日本摄影发展历程中的某些现象，以此形成对日本摄影在20世纪60、70年代状态的整体性观看——换句话说，我们并非是在观看某一摄影师的具体状态，我们是在讨论某一摄影时代的具体状态。

20世纪50年代后期，日本年轻一代的“战后世代”摄影家逐渐抬头，在1959年，东松照明、奈良原一高、川田喜久治、细江英公、佐藤明、丹野章几位年轻摄影师结成的VIVO（生命）摄影社团，他们主张“主观的纪实摄

“

由于人类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，是具有某种心理上的距离感的，我们称之为现实的这种东西，产生了这些包含多种因素的认识，这已经超越了视觉，而指向心理上的互动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自己则只不过借助某些表象让这个世界得以显像，是某种生存的样式而已。

”

——多木浩二《眼之隐喻》



《蔷薇刑》（1963年），细江英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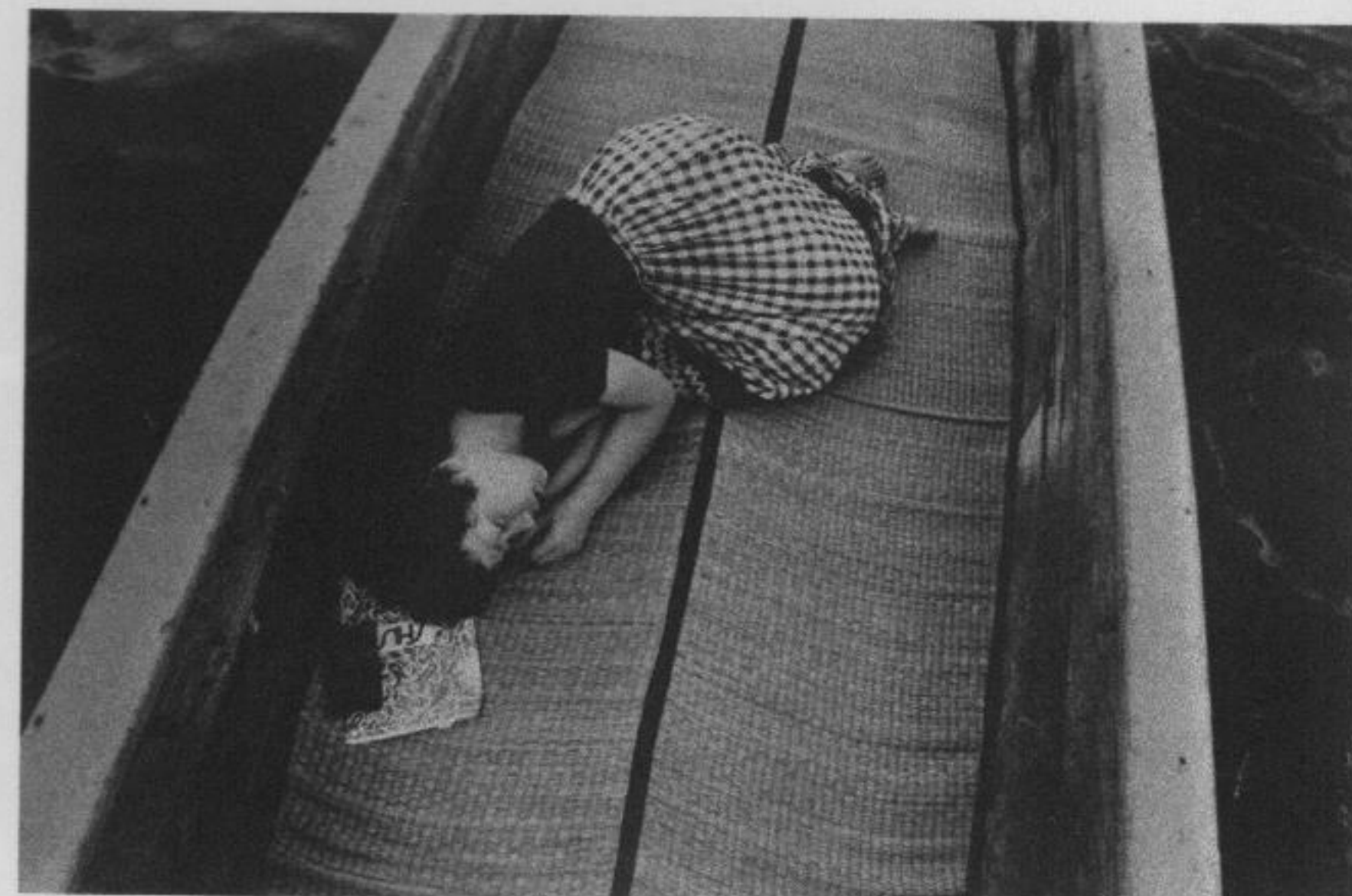


影”，从而打破了纪实与主观的对立关系——摄影师岑允逸（Dustin Shum）这样认为：“20世纪60、70年代是日本最不安的时代。而日本摄影的发展一直是时代的产物。好像VIVO是在日本战后的社会状态下诞生，他们希望从过去一些主流的日本摄影中褪变，结合写实与主观。”在此理念影响下，细江英公陆续拍摄了《蔷薇刑》（1963年）、《镰鼬》（1969年）——VIVO摄影家们开拓出的丰富影像，也激活了日本报导摄影与纪实摄影领域。

1968年，日本前卫摄影杂志《挑

衅（Provoke）》由摄影师中平卓马、高梨豊、摄影评论家多木浩二与诗人冈田隆彦共同创办，而森山大道在第二期时加入，“他们共同探索着摄影的各种可能，透过激烈高亢的手段发声，藉由对话与摄影来宣达对于社会的批判。不琢磨于精美的构图表现，以粗糙高反差粒子、失焦、晃动的摄影手法，进行一场影像革命。”

20世纪70年代，激进的运动浪潮逐渐过去，“日本的摄影师也逐渐将相机转向日常周遭与家庭友人，形成像是撰写日记般的‘私写真’形态，更有一群



《感伤之旅，Sentimental journey》，1971，荒木经惟



《鸦》，深濑昌久

年轻摄影家受到1966年美国罗彻斯特伊斯曼摄影博物馆（George Eastman House）举办的“当代摄影家：面对社会的风暴”展览的刺激，在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“当代摄影”的私人化快拍。”——1971年，荒木经惟在蜜月旅行途中拍摄了《感伤之旅》，以“私写真”的姿态确立了他的个人摄影宣言——“《感伤之旅》是我的爱，也是我作为摄影师的决心。我拍摄自己的新婚旅行，所以是真实的摄影”。

相较于细江英公、深濑昌久、森山大道、荒木经惟这四位摄影大师，石内都无疑显得比较特殊，展览最后一部分呈现了她的《归来去（Moving away）》系列作品，大尺寸彩色照片在映灯的照亮下，显得格外漂亮。2017年，石内都准备离开自己父母的故居，这里也是她使用了40年的工作室——在这里，她完成了自



《归来去#23, Moving Away#23》，2018，石内都

己最著名的《横须贺物语》《公寓》等作品。在决定离开之时，她决定以一组作品的拍摄来完成她与这个地方的告别。一如《伤痕（Scars）》系列作品的细腻感情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于时间流逝的情感的抚摸。

细江英公、森山大道、深濑昌久、荒木经惟、石内都，作为20世纪60、70年代的日本摄影的杰出代表，他们在见证日本摄影文化发展的同时，也亲身为其发展贡献了终身的力量，这也是我们所要敬佩和学习的地方。F